

流金岁月

在20世纪60年代,漫长寒冷的冬季,乡亲们最乐于做的事,就是邻里间的串门儿。他们坐在一起聊家常、闲聊天儿、聊收成……想聊啥就聊啥。淳朴的乡亲们都不是吝啬的人,他们把家里不多的茶叶、大枣、核桃一一端上来,尽情地吃喝、聊天,显得是那么悠然自得。

最爱串门儿的当属女人们,她们大多手里拿着个纳了一半的鞋底,随便坐在主人家的炕沿上、板凳上,一边说着笑着,一边忙着手中的活计。男人们则喜欢晚上串门儿,吃过晚饭,琢磨着到谁家去转转,有喜事需要分享都要说说,有心事需要倾诉也要说说,有愁事、难事需要帮忙的更需要说道说道,每个人都有常去的人家,相互串门儿是当时乡村中很常见的现象。

串门儿最惬意的时光当属下雪天了,外面天寒地冻,雪花飞舞,乡亲们聚集在哪家的屋子里,一边望着屋外的雪花,一边谈论着来年的收成。雪越下越

大,大家聊得就越欢,雪下得越大,人们就越高兴,因为瑞雪兆丰年嘛。

串门儿也最爱闲聊天了,乡村就是个小社会,大家彼此认识,彼此熟悉。因此,串门儿时总爱打听谈论别人家的家务事,很容易引起邻里间的误会,所以,男人们很反对女人们串门儿。反对归反对,女人们照样串门儿,照样张家长、李家短的谈论,这是一种情绪价值的交流和宣泄,它让平凡的乡村生活充满乐趣。

热闹是他们的,可天生爱静的我并不喜欢串门儿,嫌烦。他们到我家串门儿,我就跑出去玩儿,或到别人家串门儿。最常去的是北院志强叔家,他比我大两岁,家里弟兄6个,藏书多,人也谦和。我去了和志强叔招呼一声,就坐在屋角看他家的小人书,直到母亲喊我回家吃饭。志强叔看我舍不得走,就直率地说:“喜欢看书,就拿回家看吧。”我高兴不已,揣上书,道声谢,连蹦带跳地跑了。

串门儿那些事

张新民

另外,我还常去离家距离不远的小祥家玩耍,他家和我家并不在一条街上,若从大街绕过去,要多绕一圈的路。所以就常常从我家后院的墙头翻过去,跳进他家的后院。那时各家之间的院墙都不是很高,更没有过多的防范心理,当然,有时他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我家玩。时间一长,家里的大人发现了这种串门儿方式,可他们并没说什么,只是叮嘱我们注意安全。到了吃饭时间,家里人隔着院墙一喊,我们便应声而归。

那年,我上初中一年级,有一段时间对家里串门儿特烦。记得那是在冬天,屋里正在忙着做晚饭,晚上着急写作业,可串门儿的一拨接一拨没完没了,他们一边说一边笑,吵得我心绪不宁。私下里对母亲说:“今晚我的作业没法写了!”母亲叹口气说:“乡里乡亲的,平时没少帮咱们,家里缺盐少醋不都是向来咱家串门儿的二大妈和三奶奶家借的吗?咱忍忍!实在不行,房后

那个刚挖好的防空洞不冷,妈给你归置归置,点根蜡,也能学习。”自此,那个小小的防空洞成了我的躲藏室,留下了我挑灯夜谈的身影。

串门儿,在乡村习俗中看似普普通通,却营造了一种淳朴而温馨的乡土情结。“二奶奶,我家没醋了,从你家倒一点,顺便拿根葱。”“老婶,我妈刚做的炸咯吱,这一盘让您尝尝。”那熟悉的乡音字字句句都沉淀在怀旧之中。人们无论走出多远,都永远记得家乡的那些山、那些水,那些串门儿时的乡音笑语。这样的场景,这样厚重的乡情,住进楼房林立的都市人是无法看到的,也是无法感受到的。

如今,我对串门儿早已不再烦了,竟盼着天天有人来,挤满屋,坐满座,聊聊天家长里短,可却是来客寥寥,安静得让我心里空落落的。乡亲们逝去的逝去,外出的外出,忙碌的忙碌,有闲心凑到一起的,也就只剩下与我年纪相仿的那几个老人了。



在这平凡岁月里

李琳

就是要遵循自然,不强求、不急躁,学会等待、学会尊重和顺应的智慧。

这本书的初衷是让家长们有望子成龙的路上脚步慢些,给孩子成长的空间和时间。但我觉得这个故事适合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读,学习、工作、感情、旅行……学会让时间慢下来,心境慢下来,情绪慢下来,能更好地感受生活,滋养自我,愈发从容。

2025年因为闰月的关系,农历蛇年变得有点长,随着自己年龄来到36岁,有些刻在骨子里的东西,真的是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血脉觉醒,看着自己手边的保温杯,没人催就会带上;开始关注天气预报,降温立马穿秋裤;买食品会下意识地看看配料表,尽

量选一些添加剂少的……周末的厨房里,炖肉飘出的香气,那是时间和食材之间的磨砺;楼下公园里孩子们追逐的声音,那是好天气和孩子气的交织;蓝天中飘过的形状各异的云,随手记录下来……这些简单的、平凡的,不紧不慢的瞬间,琐碎却串联着生活。

逐渐觉得,淡淡的美好才是人生的最佳状态。当我们不着急赶路,而是感受每一个所到之处的不同烟火气;当我们不再追求精致的朋友圈,而是即便看到一朵未知的小花儿也会产生分享欣喜的心情;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同意见不再想要去说服,而是允许一切存在,允许一切发生……允许花不想开,允许自己不必做到

完美,允许有些未完成的计划,享受这种淡淡的感觉,真正全心地融入每一片景色、每一天的生活,面对一切都能感受到独特和可爱之处。对身边的人和事,多了很多自然而然的悲悯和宽容,遇到在社区里施工的工人,正在用铁丝固定什么东西,会下意识地想要拿一副手套给他们;看到一些需要援助的消息,尽些绵薄之力,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。人生很多事,就像远山的雾气,看似浓重,其实风一吹也就散去了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

2026年,继续在淡淡的宁静里感受万物可爱,在这平凡岁月里,在这岁末年初的余温中,在这样便很好的最佳状态中:新年快乐!

旅居时光

王建玲

惠州的风,携着山与海的甜
漫过山峦,拂过我的肩
抬手,是云的舒卷
落脚,是地的安然
塑胶跑道边草木新鲜
几声鸟鸣,啄碎了晨间的懒
晨光淌下来,暖了发际线
把往日辛劳,轻轻搁在篱边
退休的日子,由自己掌管
不必追赶,不必寒暄
只守着这片山海,度日如棉
把自己,完成生活的诗眼
爱这花,爱这暖
爱这空气的香甜
爱每一个与自己相拥的瞬间
在家里,家就是世界
走出来,世界就是家



墨韵山岚图 姚宝良/作

各位看官,我叫张卤,明代官员,下面是我的身份信息:明嘉靖二年(1523年)出生于现河南省兰考县,明嘉靖三十八年考中进士。万历六年(1578年)任御史中丞期间,我干了一件引以为豪的大事:在京师咽喉之地请旨奏准并督建了一座边关城堡——沿河城。

没错,今天大家看到的沿河城,就是448年前我主持修建的,城门口那块碑上至今还刻着我的名字。嗨!说啥我也没想到啊,自己也能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呢!这也多亏了撰写碑文的冯子履先生为我树碑立传,文字的力量真是神奇呀!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知道早已

改朝换代,但我不知道的是,自己当年主持建造的沿河城如今变成了啥样?守城将士的后代如今都过得怎么样了?干脆,我也与时俱进,来一次穿越之旅吧。

穿戴好官服,我瞬间来到了沿河城的永胜门前,抬眼一看,哇!当年的沿河城居然还是那么威武气派,丝毫不减当年的雄风啊!我心中窃喜,果然,这工程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当年城内圣人庙的《沿河口修城记》碑如今移到了城门口,我抚摸着石碑,感慨万千,不禁回想起当年士、农、工、商,齐心协力建造沿河城的情景,这碑和当年一模一样,一点没有损坏,可见这么多年沿河城

把祖宗留下的东西保护地多好。

进了城,我看见城里的街道和城门外一样,全铺着干净整洁的大理石,闭着眼走路都没问题。街道两边全是一栋栋漂亮的民居,一看就是新建不久,有的还是白墙黛瓦的仿古建筑。家家门楼宽敞气派,贴着漂亮的瓷砖,影壁墙也被各种图案装饰着,真是让人赏心悦目,我有一种想进院看看的冲动。

记得当年城里除了守备府和少数官员的官邸比较讲究外,守城士兵的营房也只是简陋的石头房,老百姓更别说了,到处都是低矮破旧的小土房,要不就是阴暗潮湿的茅草屋,冬天漏风夏天漏雨,加上兵荒马乱,老

百姓的日子一点也不安生,人们破衣烂衫灰头土脸,生活很是凄惶。

再看现在,家家华堂美舍,街上行人个个红光满面、喜气洋洋,老人们安详富态,坐在街头晒太阳;妇女们衣着光鲜、悠然自在,一副太平盛世享太平的安逸模样。

经不住好奇心的驱使,我隐身进入街边一户人家,只见洒满阳光的院子里摆满了花花草草,宽大的房子窗明几净,屋里有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……与当年的土炕柴灶、烟熏火燎天壤之别,再看看屋里的摆设,电脑、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……我突发奇想,当年万历皇帝的寝宫也赶不上他们吧?

小孩子跟学习机学我听不懂的外语,主人正准备午饭,打开煤气灶,炖肉的香味飘到院子里。做饭不用烧火了,吃水不用挑了,孩子都学说外国话了……世道真是变了!

那棵槐树还在吗?戏台还在吗?我心心念念地去看,果然还在,我不禁老泪纵横,槐树苍老了不少,可依然枝繁叶茂。戏台还是当年的老样子,当年可没少在这看戏,我还上台讲过话呢。我记得戏台对面是老君堂庙,现在已变成了长城文化展览馆,“太行之首,神京右臂”几个大字格外醒目。看来,祖先遗留的灿烂文化子孙没有忘记,长城精神永流传呢!

突然,我眼前一亮,展览馆宽敞

的大院里一尊头戴官帽、身着明代官服、手持书卷的真人塑像迎风而立,远远望去,既有文官的儒雅,又具武官的英姿。我疾步上前,发现眼前的人怎么这么眼熟啊,定睛细看,不禁愕然,天呐,这不就是我吗?400多年了,后人还记得我张卤,原来我一直和沿河城同在呀!

大红灯笼映照古城街巷,老城依旧,却也着实不敢认了。虽说世事沧桑,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,几百年光阴,世界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巨变。当年的胡马烽烟终究是留在了那个时代,边关古堡的沿河儿女在强大祖国的庇佑下,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,过上了如此幸福美好的生活。

征稿启事



《京西时报》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,每周1个整版,逢周五出刊,设有《文化纵横》《推荐一本好书》《流金岁月》《花蕾》《联苑》等栏目。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,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。

一、征稿要求

- 1.内容:须为原创,拒绝AI生成,文责自负。
- 2.体裁:散文(非虚构)、小说、诗歌、书画、摄影、篆刻、剪纸等。
- 3.要求:散文、小说:600-1500字为佳。
诗歌:不超过30行。
书画等:照片在1M以上,清晰、干净。

二、投稿方式

- 1.投稿邮箱:mtgxwzx@vip.sina.com
- 2.投稿要求: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,并附一份Word版于附件中,标题统一格式为“区域+作者+文体+标题+字数”,如“门头沟李某某散文《秋思》1235字”。
- 3.投稿提醒:来稿时,请注明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等。
- 4.联系电话:69849082(重要稿件,请电话确认)
- 5.联系编辑:贺京梅

三、版权声明

作品一经刊用,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。

《京西时报》
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

小说

(接第1967期)

中国社会的大环境愈加的动荡,李一勺知道宝庭的事后,心里倒是踏实的,普通百姓的日子有几家好过的,甭管什么窝头咸菜糠米野菜,有的吃喝就不错了,宝庭长在村里地主邓富安家,吃喝上不用发愁。尽管这样,谁的儿子谁不惦记着,李一勺还是在暗地里给菊红母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菊红自打捅破了这层窗户纸,有了和李一勺的相互挂念,日子过得是踏实和安稳的。

宝庭长到七岁上,邓富安把他送到了村里的私塾去念书,李一勺心里美得像吃了陈年的蜂蜜,那个甜,“我李家哪辈子的德,我的儿子居然也识文断字了。”

几年之后,为了儿子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,已过古稀之年的邓富安看到了社会变革,就把宝庭送到了北平城里去接受新文化的教育,想这样孩子以后才会有出息。从此,李一勺就很难见到宝庭了。

一晃,十年平淡的日子流水一样过去了。但这十年,中国社会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。李

一勺渐渐老了,他的爹娘早已先后去世,地主邓富安也没了,师傅“快刀刘”也做了古。还好李一勺爹娘是瞑目而终的,在爹娘再三让他成家的逼迫下,李一勺就把和菊红还有宝庭的事告诉了他们。爹娘虽是于惶惶中提心吊胆,但事已至此,他们叹口气说:“苦了我儿你了,你这和没有媳妇差着哪儿去!”不过他们终还是默认了,毕竟他们李家有后了,他们百年后也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去面对李家的先人了。

这一年,一小队日本兵驻进了琉璃渠。他们在村西的山梁上修筑起了三个岗楼。岗楼居高临下,互为犄角之势,站在上面,村里的情况便一览无余。这些日本兵的主要任务是看护丰沙铁路京门段,尤其是横跨永定河上的铁路桥,这是他们侵略中国后在华北地区运兵、运物资、掠夺资源的主要运输线。

是人就得吃饭,这些日本兵也不例外。他们有自己的炊事兵,每天除了站岗外,还会负责这十几二十个人的伙食。但时间久了,总是这些不变的吃食,就让日本兵们有些心生厌烦。这些日本

大厨李一勺(六)

赵春光

兵的小队长森下田一不知听谁说的,琉璃渠村里的李一勺做饭菜的手艺一绝,于是他就命令手下的翻译官把李一勺叫到了日本岗楼说:“听说你的厨艺水平高,很好,往后每隔三天就来给我们做一次饭,如何?”李一勺心里寻思着,“光棍不吃眼前亏。”他知道日本人在中国杀人 not 眨眼,得罪不起,于是他就点了点头同意了。“呦西!需要什么东西只管说,我们尽量去找,当然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。”李一勺心里骂道:“日你们小日本鬼子娘的,还这样假慈悲,跑到中国来干嘛?!”

就这样,李一勺每隔三天就会去村西的岗楼,给日本兵做一次饭,时间一长,琉璃渠村人人皆知。“狗汉奸”,不少村人就在背后骂他,李一勺听到了也不恼,“我这叫什么汉奸,我没有做对不起咱中国人的事,我把那边好吃的东西想方设法省下来,接济给那些揭不开锅的乡亲,而让日本鬼子竟吃那些肠子下水。”

李一勺的确是这么做的,他把日本兵那边好的食材,鸡、猪、羊等的好部位上的肉都偷偷地省下来,又偷偷地拿走分给村里的

乡亲,留下带着粪的肠子下水和一些边角杂肉给日本人吃。“娘的,反正你们这些东西也多是抢来的,再还给我们也无不可。”难道李一勺就不怕日本兵知道后会恼羞成怒,杀他的头?当然不怕。日本兵吃他做的那些东西,餐餐都吃得眉开眼笑,“呦西!呦西!李桑是大大的良民。”李一勺要是高兴了,有时还会悄无声息地偷着往那些食料里撒上一泡尿,同时解恨地小声嘀咕:“小鬼子,好好吃老子给你们做的美味吧!”

这是怎么回事?原来李一勺早年间经过多年的尝试,自己琢磨出来了烹饪时能祛除腥味、杂味、臭味的配方,然后把它制成粉末,用草纸包成小包带在身上,每每需要时就拿出来用,屡试不爽。这次竟给日本兵用上了,“哎,没辙,既不想抗命丢了自己的小命,又不想当汉奸给日本鬼子做事,这是一个只有自己心里清楚的折中法子,顺便还能接济些乡亲,至少我从心里解气了,我心里是踏实的。”想到这儿,李一勺把腰杆儿又往上挺直了一些。

(未完待续)